

一部表现澳门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

张黎明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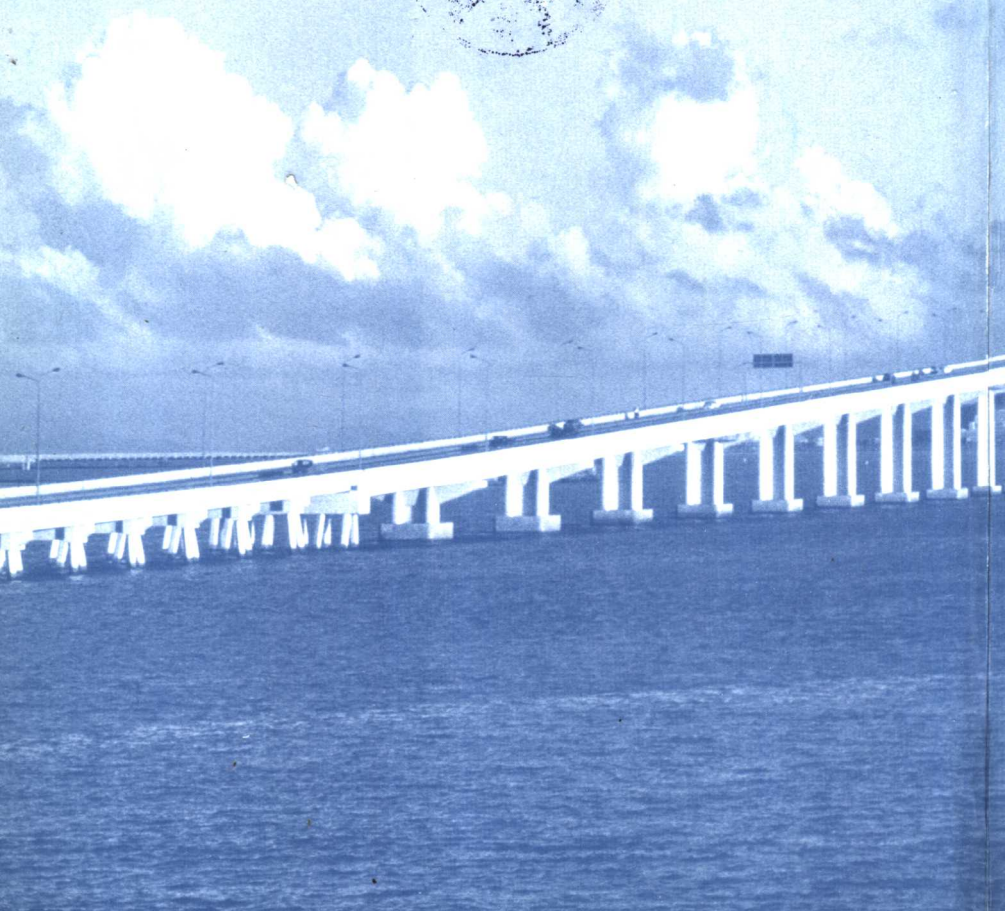


濠镜是家

群众出版社

一部表现澳门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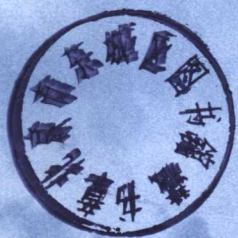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相逢而泯恩仇的中西爱情





90215812

故事



1234567890

濠镜是家

张黎明 著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濠镜是家/张黎明著. — 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1999. 12

ISBN 7-5014-1301-0

I. 濠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4694 号

濠镜是家

张黎明 著

责任编辑/李晓敏

封面设计/王紫华

技术设计/祝燕君

出版发行/群众出版社 电话: 67633344 转

社 址/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印 刷/京安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198 千字 插页 3

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01---4000 册

ISBN 7-5014-1301-0/I·477 定价: 15.00 元

作者简介

张黎明，女，1951年出生于广州，祖籍深圳。

1984年至1987年就读于北京鲁迅文学院，1985年调入深圳文学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至今。

主要作品：长篇小说《我的一只眼睛没有流泪》（与廖国栋合作）、《人不知道在说什么》；中篇小说《被季节困扰的女人》、《浮蝇》、《他人》。

责任编辑：李晓敏

封面设计：王紫华





作 者 照 片

作者手迹

林则徐巡视澳门的第二天，即一八三九年九月四日（道光十九年农历七月二十七），鸦片战争由英国人义律领军舰五艘，于九虎涌向中国水师炮台炮击，水师还击拉开序幕。

战争的第二年，^{义律}战败人杨林则徐被罢免官职。

从鸦片战争开始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逐渐暴露，各西方列强纷纷用坚船利炮迫使它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。鉴于此，葡萄牙政府亦一反往日的恭顺，于一八四五年由其女王强行宣布澳门为自由港，拒绝缴交地租；一八四九年，澳葡总督阿玛留又驱逐中国海关人员，至此，澳门这块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地方，至此逐步丧失……

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 深圳 杨林则徐

一九九九年六月一日 杨林则徐

上部

濠镜即几百年前的澳门。

十八世纪中叶的濠镜是个奇特而又美丽的小地方，那年代留下的史料中有一些“图”，这是一些纯粹的白描，连透视都是错误的，却一下子让你感到真实，一种可以触摸的真实，伸出手就能感到这从香山长出的一茎荷莲，细细的茎端坠着两朵含苞待放的莲花，那凸浮海面的花瓣似乎轻得可以随风飘动，而那看不见的根茎却一直深插到海底，与北面的大陆连成一体，历经风吹浪打不曾被撼动。

此处四面临海，海湾内平静如镜，美丽如画，盛产海蛎，因此得名濠镜。

第一章

明嘉靖三十二年，葡萄牙人借口“舟触风涛，愿借濠镜地暴诸水渍之物”登陆这个小小半岛的南面后，相继“送礼”贿赂地方官吏，以交租、交税、贸易等方式赖在澳门不走。渐渐地，原本的临时帐篷被坚固的沙石砖屋所替代，半岛南面的狭窄地带成了此地旺盛的“澳门街”。经过百多年的风雨，朝代变更，政局动荡，葡萄牙人乘机修筑城墙，到了乾隆年代，澳门城共有四道城门，大三巴，小三巴，沙梨头和花庙门，成了名符其实的小城镇。

阿妹湾于濠镜之南，这个海边的小村以李姓人居多，据说当年跟着南宋皇帝逃亡至此，成了此地的第一批移民，他们靠海为生，经过几百年的风风雨雨，渐渐落地生根。

李江豪个子不高，背还有点驼，可村里的人都敬重他，十三岁那年，他父亲连船带人被台风刮得无影无踪，他第二天就叫他阿妈别掉泪，天大的事有他，还没有扁担高就做了“咕哩”，在码头上天天吆喝“鬼叫你穷，顶硬上！”背着比自己还重的麻袋、木箱上船下船，十年八年倒把父亲没了的小船搏回来了，唉，他的背却从此驼了！这耿直汉子的人好，可没有过过几天好日子，老婆一场热病，小船卖了，女人一伸腿就走了，丢

下十岁不到的女儿，他含辛茹苦近七八年，独自带大了女儿李娘。

李娘十七岁了，和村里的女孩一样，不曾像那些大富人家的小姐，把脚缠裹糟蹋成鸡茸大小，讨男人们的喜欢。这天生海养的女孩，不施粉黛，身上没有金钗银钗，也没有绫罗绸缎，可就是叫人心动，齐刷刷的刘海儿下面，那双黑亮如墨的大眼睛毫不羞涩地看着你，眸子好似磁铁，吸满了细屑似的笑，一抖一抖，一闪一闪。特别是她开口唱歌的时候，把人唱得没有了心酸愁闷，哪里有她，哪里就有她的笑，她的歌。

李江豪再苦再累，只要看到女儿，就像喝了酒一样乐，他疼自己的女儿，提亲的人很多，他就是不肯松口，怕亏了自己的女儿，他不曾指望女儿攀个富贵人家，有个媒人婆三天两头来烦他，说给个什么财主当小的，怕什么，吃好穿好，穿金戴银，足足磨了七天的嘴皮，他气了，第八天，媒人刚迈进门坎，他抓起门边的扁担，叫那媒人要当妾自己去当，别再进他的家门。李江豪心里没别的，只想女儿找个踏实的好后生，安安稳稳一辈子。

0
0
3

这天清晨，东方一露出圈圈红晕，海湾里就闪闪烁烁了，一片片金子样亮晃的细浪毫无商量地拍打着岸边的石礁，看似轻巧却发出低沉而有重量的声响。香山、濠镜澳的小船从平静一下子进入骚动，光身露膀的船工，有的解缆，有的大声吆喝。倒是那泊靠在大码头的数十只洋帆船仍然一动不动，只有船上的各国旗帜像手臂那样摆来摆去……

阿妹湾的滩头，有人背着渔网往岸上走，有人已经一边解网一边寻找挂在网上的虾鱼、螃蟹，还有三三两两提着筐的买鱼人，一看有船靠边就围过来。

海面上，一叶小舢板从远处划来，撑篙人正是李娘，水蓝色的短大襟衫，大裆裤衫尾至臀部，前后片全由平面构成，没有皱折，领口配上精美的布纽扣，腰系一滚花边的围裙，实在朴实无华，可穿在她的身上就是叫人看不厌。她一撑一撑，胸脯自然而然地随之起伏，丰满结实的臀部欲遮还露。

小船渐渐靠岸，风尘仆仆的她把辫子往脖子一绕，尾梢咬在嘴里，双手圈抱起船头的网，“虎”地一声跳上沙滩，一晃一颠吃力地往岸边走，礁石边，她一下子扔下网，松了嘴里的发辫。

渔民老五见状有点吃惊：

“阿娘妹，你妹仔人也出海？”

“妹仔怕什么？”李娘擦了一把鼓出额头的汗珠。

“阿爸呢？”

“他，他发热病了……”

“唉……”老五长叹一声不再说话，默默从腰包掏出两个铜钱递给李娘。

“你一家大小……”李娘倔强地摇摇头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不怕，阿爸讲，天跌落来当棉被盖……”李娘一笑。

李娘挺起身子，拉开渔网，捉住网中的十多条小鱼和七八只螃蟹，放进小竹筐。围上来的人，买了李娘的

鱼和螃蟹。有一个人看见筐里还有两只大螃蟹，一手捉去。

李娘“呼”的一下挪开筐：“不，自家留的！”

躺在床上的李江豪醒了，咳声不断，咽喉好似爬了一窝蚂蚁，要把这群蚂蚁咳干净不容易，更难的是浑身没有力气，他把自己从床上拖起，扶着墙挪到小茅棚的窗前，真好像拖了几百斤的网一样沉，他看着眼前茫茫的海和海滩上那三两个晒咸鱼的妇人，重重叹了口气，剩下的半口气叫他留在被压弯的胸膛里了，天掉落来当棉被盖！他回过头看自己的家，木桌木椅虽然十分残旧了，可让女儿擦得干干净净，桌上还有一煲瘦肉粥。这几天女儿总是偷偷出海，他怎么会不明白呢？不都是为自己吗？瘦肉粥很香很甜，他喝出了不安乐也喝出了力气，抹了把嘴，拿起墙角的鱼箩就要往外走，不想碰上了李娘。

0
0
5

“阿爸……”李娘不由分说，连忙把父亲搀回床边。

李江豪摆了摆手：“好多了，头不疼了……”

李娘高兴地说：“再吃几碗粥，就好得更快了。”

李江豪：“不要买肉了，已经好了，省点钱……”

李娘：“阿爸……你好好养病，我们还有钱……”说着，李娘从兜里掏出一把铜钱。

李江豪心疼地看着女儿：“这几天，你都买了瘦肉煲粥……你又出海了？”

李娘笑了笑却答非所问：“瘦肉粥香不香？好不好吃？”

李江豪摇了摇头：“你出海了？”

李娘不以为然：“呃……不过下了一两次网……”

李江豪有点着急：“你妹仔人家……”

李娘眼睛圆睁：“阿爸，你讲过我和仔一个样……”

李江豪：“讲归讲……”

李娘笑了：“你放心，我……天掉落来当棉被盖！
我水性好，你知道的，不怕！”

李娘说着走到屋子的中央，那显眼处有一观音瓷像，她一边上香一边回头：“观音娘娘也会保佑我们的……等一会，我去妈阁庙上香，求天后娘娘保佑我出入平安……阿爸，你放心吧！”

0
0
6

冬令时节，按中国的规定，洋商不能留在省城，只能在澳门过冬，待来年再回省城做贸易，这下子，十三行的洋商跟船队回国的回国，不回本国的都涌进小小的澳门。

弹丸般的澳门就热火爆胀了，澳门正街不愧是澳门最繁荣的街，各种各样的店铺，有中国人的，也有葡国人的，还有别国洋人的，一家挨一家，插在门上的旗幡随风飘荡。街上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还不时有四名轿夫抬着那没遮没掩的竹子软轿，悠晃晃而过，富商贵人半躺在轿中，舒服地眯上了眼睛，谦卑的仆人撑着伞，气喘吁吁跟在后头，脸上还僵着一动不动的笑。那戴方角帽或小圆帽，胸前挂着十字架的洋人僧侣，修女也手拿《圣经》，来往于大大小小的教堂，什么花王堂、麻疯庙、大三巴小三巴。不少挑着鲜菜鱼虾，针头线尾的

本地妇人、渔人，有沿街叫卖，有在街边一字摆开，要什么有什么，让人眼花缭乱。而沿街讨饭的乞丐，不论华人还是洋人，也早早摊开手巴掌，哀鸣号叫，各施其法，看相实在可怜，哪怕给小半个咸煎饼，他也会向你磕两三个响头。

最兴旺的是洋人酒馆，不时可见进进出出的外国水手，三三两两搂着妖艳的葡国妓女，有猴急的没进客舍就扒了女人的衣服，大嘴对大嘴，猪一样乱拱，这成何体统？本地百姓一说起就往脚下吐唾沫，再用比石臼还有分量的光脚板踩了磨，磨了踩。

葡国商人嘎格布，祖上来澳多年，他有自己的船，知道欧洲人特别喜欢中国的丝绸、茶叶、陶瓷，这些年来往于印度、日本、欧洲，精明的他家底渐渐丰厚，这两年又开了间洋杂货店，经营各种中西杂货，店里真是五花八门，各式各样的西洋小座钟、小镜子、望远镜等，还有欧洲女人喜欢的小玩艺儿，连本地客家妇女绣做的围裙、头帕、花绳都摆在他的架上。

他近日觉精力不足，越发寄望于两个儿子，大儿子索马和小儿子卡拉。大儿子索马性格虽暴烈残忍可办事麻利，二十多岁已经跟随父亲经商多年，嘎格布对他既欣赏又担忧。小儿子卡拉性格温和，聪明好学，喜欢文学，崇拜十六世纪流放澳门的葡国诗人贾梅士，但对父亲的生意不感兴趣，真令他伤心。

这天父亲和哥哥在练剑，他却朗读诗人的《卢济塔尼亚人之歌》，父亲可是心生烦恼，这诗歌能当饭吃？他逼着卡拉和哥哥比剑，没一个回合卡拉就被索马的剑

架在脖子上了。他让卡拉跟他上船学着记账，可卡拉真像拉牛上树叫嘎格布两眼喷火，火是火，终归是自己的亲儿子！唉！他挥挥手，叫卡拉去换能帮自己忙的索马上船，卡拉去杂货店。

杂货店收钱的活儿很简单，可店里一下来了四五个客人，卡拉就顾不过来。好不容易忙过了，刚坐定，一涂脂抹粉的葡国女人进了屋，这看看那看看，挑了几件小巧玲珑的耳环手饰等，慢慢向卡拉走来，眼睛眯得好似狐狸眼，三眨两眨，勾人的媚波火辣辣，一串串地蹦跳着，叫卡拉躲也躲不了：

“索马在哪里？”

“你找他有什么事？”

“他说要送点礼物给我……”

“可是……”卡拉有点疑惑。

“你是他的弟弟？卡拉！我知道，你会念很多诗……”女人笑了，一副对卡拉了如指掌的模样。

“我哥哥……他今天不来了……”卡拉看着眼前的女人，心里已明白她是什么人，街头有处供水手们玩乐的酒馆，老鸨的旗下有十来个这样的女人。

“我不找他了，我找你，你什么时候去我们那里玩玩……”女人把手枕在卡拉面前的桌子上，瞟着卡拉，说着说着她轻轻一拉自己宽松的胸领，把刚才抓在手里的东西轻轻放入半敞的胸脯里。

“这，这怎么行？”

“你哥哥送我的，怎么不行？”

“你等他回来吧！这东西你不能拿。”卡拉有点

着急。

“真的不行吗？诗人……”女人揶揄了一句。

“真的。”

“不行？你过来拿吧……”女人挺起胸乳，故意碰了碰卡拉。

卡拉很尴尬，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此时，女人已经悠悠荡荡出了店门。卡拉一把拉住她，她突然看到一位她熟识的军官，立即变了脸，大声喊叫，胡说卡拉欺负她，那人立即过来，挽起她的手臂，扬长而去。卡拉无奈极了，狠狠冲空中击了一拳。

嘎格布和卡拉坐在饭厅里，卡拉母亲拿着一封信交给嘎格布，嘎格布看完信笑着对卡拉说：“你给告奄巴大学去过信？”

0
0
9

“是的。”卡拉看着父亲。

“大学来信了，说同意你去学习。”

“真的？”卡拉拿过信迫不及待地看起来，喜形于色。

“你为什么要去告奄巴大学？”

“贾梅士在那里毕业的。”

父亲不以为然地摇摇头：“你不要太迷那些什么诗歌了……”

母亲笑着对父亲说：“你呀！不要舍不得那些钱……”

父亲也笑了：“好吧，要花不少钱……不过，去吧。”